

古人如何庆祝腊月？

腊月里，古人庆祝收获、祭祀“神灵”，也在这时辞别旧岁、迎接新年。这些活动，逐渐演变成不同的民俗节日。

周代，在季冬举行祭祀农业神的大蜡祭。大蜡在不同朝代的名称不同，夏代称嘉平，商代称清祀，到了周代，定名为大蜡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说：“天子大蜡八……岁十二月，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。”意思是，天子在十二月举行大蜡，祭祀八神，感谢它们赐予人间万物。

春秋时期，孔子曾作为蜡宾，参加了鲁国的大蜡祭。可能是触景生情，他发出了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的著名感叹。还有一次，子贡（孔子的弟子）在大蜡仪式上观礼，孔子问他有什么感想，子贡很不解地回答说：“整个国家的人都欣喜若狂，我实在不明白他们在高兴什么。”孔子告诉自己的弟子：“百姓们辛苦了一年，大蜡才能高兴上一

天。你是不能体会他们的快乐的。”接着，孔子又说了一句：“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也。”一张一弛这个成语，也和大蜡有关系。

汉代，大蜡改称腊，有正腊、腊日等不同名称。祭祀范围从农业神，扩大到祖先；举行的主体，也从朝廷扩大到民间，腊日成了公众节日。东汉蔡邕的《独断》中就说：“腊者，岁终大祭，纵吏民宴饮。”汉代，腊日也是团圆的日子。

腊日（每个朝代腊日的具体日期不定，汉代为冬至后第三个戌日，即与冬至相隔大概三十多天），官员们会得到朝廷发放的丰厚年终福利。《汉官名秩》记载，大将军、三公这样的高级官员：“腊，赐钱各三十万，牛肉二百斤，粳米二百斛。”另外，特侯赐钱十五万、卿十万；中黄门、羽林、虎贲士这样的低级官员也有赏赐。

和孔融让梨类似，腊日赏赐中

还有一个“甄宇让羊”的故事：每年腊月，朝廷都会赏赐众位博士（类似现在的教授）每人黄羊一头。但是羊有大小肥瘦，博士们虽然平时文质彬彬，到了这时也不免要计较一番。为了公平分配，有人建议把羊杀掉后分肉，有人建议用“投钩”的方式抽签。只有甄宇不动声色，默默牵走了最瘦的一头羊，其他人见状都不好意思再挑肥拣瘦了。

唐代，腊日的节日气氛更浓了（冬至后第三个辰日为腊日）。全国放假三天，从朝廷到民间都有庆祝活动。朝廷腊日赏赐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，从汉代的米肉之类，变为冬季护肤品和保健品、年画年历等。

腊日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围猎。这当然是贵族和官员们才有的特权。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时，一年腊日在西山观看围猎活动。他看到人们在道口支起罗网，把猎犬赶到山腰；又挥舞大旗、敲击铜钲驱赶

野兽，受惊的鹿时不时慌张地跳出来……这天的战果丰硕，猎人们的马鞍上挂满了猎物。

百姓们则有酿制腊酒，腌制腊肉、腊鱼的习俗。饮腊酒的句子在唐诗中比比皆是，白居易就曾在除夕品腊酒之香：“晰晰燎火光，氤氲腊酒香。嗤嗤童稚戏，迢迢岁夜长。”

南宋，由于腊赐、围猎等仪式离老百姓太远，加上日期每年都不一样，腊日在民间的流行度逐渐降低。《梦粱录》虽然记录了腊日，但只提到它在“自冬至后戌日，数至第三戌”，没有提及相关的民俗活动。倒是腊八节、小年，有大段记载。

明清时期，古老的腊日，从节日名单中淡出。到了清代，人们连腊日的来龙去脉也说不清楚了。但腊日的一些习俗，如祭灶、放爆竹、贴春联、团圆等，后来融合进小年、除夕中，以新的方式继续存在着。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

◎文化趣谈

诗词里的火炉

要说起最喜欢火炉的古代诗人，估计非白居易莫属。这位生性豁达的乐天居士，一到冬天，简直一刻也离不开火炉。看，他回忆里有火炉：“忆昨腊月天，北风三尺雪……复此红火炉，雪中相暖热。”一个人独居、静坐的时候，离不开火炉：“小书楼下千竿竹，深火炉前一盏灯。”晨起的时候，需要火炉：“融雪煎香茗，调酥煮乳糜……酒性温无毒，琴声淡不悲。”用火炉做什么呢？除了取暖，老白还用它温酒、煎茶，煮加了奶酪的粥，熬粥的同时，还不忘抚琴一首。光看这些，就知居士是多么懂生活了。当然，朋友来访，更是离不开火炉、美酒的加持了，以至于千年以后，我们还在念叨着他的那首歌颂友情的《问刘十九》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

南宋诗人陆游对于火炉的贪恋，也不输白居易多少。尤其是年老体衰的时候，愈发地怕冷了，不得不靠炉火续命：“山路霜清叶正黄，地炉火暖夜偏长。”可是生活窘迫，买不起更多的木炭，炉火经常

是不到半夜就熄了，以至于被冻醒。起来想烧点薄粥吧，发现没米了：“地炉火死冻脚硬，欲作薄粥愁空枪。”后来条件好转，终于置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暖房，有大大围炉，足足的炭火，再也不怕过冬了。他在《新治暖室》中用轻快的笔触写道：“小堂稳暖纸窗明，低幌围炉亦已成。日阅藏经忘岁月，时临阁帖杂真行。”有了这膛红红的炉火，诗人闲时读书临帖，倦了小酌听雪，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。兴致来了，还喜欢骑着小毛驴，到山野中走走，去村翁家里做客：“驴瘦童

僵小作程，村翁也复解逢迎。土榻围炉豆楷暖，荻帘当户布机鸣。”围炉夜谈，煨芋当饭，这种简朴随性的生活想必也是很多现代人羡慕的吧？

在夜生活相对单调的古代，围炉夜谈算是难得的娱乐项目和社交机会了。他们在红泥小火炉边，下闲棋、喝小酒：“青灯影冷棋三战，红火炉温酒一杯。”或吟雪诗、烤芋头：“拨火煨霜芋，围炉咏雪诗。”就是以茶代酒，也是高兴的，就像杜耒在《寒夜》诗里说的：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”

都是知交好友，谁会在意这些呢？有时聊得兴起，忘了时间，回首一看，窗外竟已泛起了鱼肚白：“围炉夜语忘刻漏，吹灯晓色盈窗几。”

古代的男人们好在围炉前喝酒、下棋、吹牛皮，那女人们又会做些什么呢？其实也差不多，不过相对会温婉、文雅些，助兴的酒是必定要喝的，体己的悄悄话也是少不了的，但要说娱乐节目，或许她们更倾向于弹琴、唱曲儿这些文艺性、观赏性较强的活动。南宋女诗人朱淑贞，能文善画，通晓音律，才情堪比李清照，她的《围炉》诗，就记录了和闺蜜们围炉品酒、赋诗唱和的情景：“圜坐红炉唱小词，旋簪新酒赏新诗。大家莫惜今宵醉，一别参差又几时。”在古代，女人们甚少有机会外出，像这样能和要好的姐妹，聚在红红的炉火前，喝酒、聊天、唱曲儿的聚会，更是十分难得与宝贵。诗人或是感慨世事无常、身如浮萍，所以既是劝人，也是劝己，要惜取眼前，有酒且醉，谁知道下次再会，又是何年何月呢？

文/项伟

